
明史

明史卷二百八十四

列傳一百三十五

顧清 徐穆　　湯沐　　顧珀

楊果　　王縝　　張羽 張羽

馬卿　　陸深 倫文叙 唐皐　　魁天叙

王德明 陸卿　　朱裳　　馬汝驥

張衍　　鄒守愚　　曾鈞

石永　　萬虞愷 子廷言 孫建晁　　周如斗

顧清字士廉松江華亭人弘治五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與同年生毛澄羅欽順汪俊相砥以名節預修會典進侍讀正德初劉瑾竊

柄清邑子張文冕為之謀主附者立致尊顯或黜清
與通清比之瑾矯詔摘會典小誤以逞諸翰林降清
編修又盡調諸翰林為部屬清得南京兵部員外郎
會父憂不赴瑾誅還翰林擢侍讀學士掌院事尋遷
少詹事充經筵日講官進禮部右侍郎時璒已為尚
書相與請建儲宮罷巡幸疏凡十數上世宗嗣位清
為御史李獻所劾罷歸清學端行謹恬於進取既家
居兩京臺諫及撫按官相繼奏薦恙報寢嘉靖六年
詔舉老成堪居內閣者廷推及清乃以為南京禮部
右侍郎明年倚詩弖陳時政請錦衣衛官職在侍衛

祖宗朝非機密不遣正德間營差四出海為盜賊陸
下所親見也近揚州鄉大夫高論以奏爭私財遣千
戶勘問而所遣者乃錄其貲產囚其女婦拷毒備至
夫事屬私家贓無實跡而即上煩詔旨非所以教民
睦也請自今悉付所司停撤無遣從之屢疏引疾
詔進尚書致仕時方進表入都道卒諡文僖清同年
生吉水徐穆字舜和舉進士第二為編修進侍讀正
德初頒朔朝鮮其驛使告故事王不郊迎穆反覆折
辨卒如禮數遣陪臣質疑義穆酬對無滯及還將遺
其所受與清同改南京禮部員外郎同復職穆才性

致後傳涉群書於國朝故實兵民利病種械險易靡
不通諳每廣座言論風發衆咸嘉嘆稱亦以此自負
遷侍讀學士卒
陽沐字新之江陰人弘治九年進士除崇德知縣有
惠政民為立祠十六年徵授御史正德初中官苗逵
保國公朱暉等無功奏捷濫乞遷賞沐請正其罪帝
不納出為湖廣僉事初沐嘗督鹽河東學士張苗家
在焉有牙儈仝實者與義官王重爭利互訐以重與
苗有連疑苗屬沐陰庇之訐苗沐於朝下巡按御史
按驗無實而劉瑾以沐素不附己竟從獄實請貳義

知縣璞秣授為廣東僉事遷福建副使沐居官清白
砥節奉公九年大計群吏尚書楊一清銳意吏治察
舉天下治行卓異者得十六人沐與馬儀遷江西按
察使歷浙江廣東左右布政使世宗立以右副都御
史巡撫貴州上疏言令土舍私相傳授支系不明爭
奪由起宜如軍職貼黃例歲終令上其世系於布政
司三歲入覲則納籍於部有爭襲奏擾者按籍立辨
可以消爭奪之釁土官應襲子孫年三十以上者宜
令入學習禮其族屬子弟願入學者聽皆報可嘉靖
元年改撫四川入為大理卿給事中陳洸犯罪當死

帝特寬之令爲民沐抗疏爭曰法者天下之公非一人所得私也況罪至重而陛下故輕之是法不信於天下也不聽坐謫李福達獄不稱旨下吏落職歸家居六年卒

顏珀字載祥晉江人弘治十二年進士除虹縣知縣再補旌德訟至立剖旁縣有滯獄咸來質成尤以廣積貯爲事歲饑民賴以濟擢知和州值大饑傾倉庾賑之不俟奏報撫督逋賦急民不能應召富商數以義使貸輸官及秋償之州有蘆洲久爲勢家侵佃指責輸課毋敢違者歷兵部郎中先是軍士以功授職

猶攤丁補伍夠請行印綬監覈實即釋戶口爲編派轉湖廣督糧參議諸衛屯田多瀕江隄岸不修屯額大損乃稽積歲所負軍士月糧石折銀三錢而築隄一丈者倍給之軍皆踴躍不踰時隄成請告歸嘉靖初用薦起四川副使威茂二州地連松潘番人時出沒爲患珣修城堡募材勇核貫番餘銀得萬兩雇民鑿石炎開衛路以通往來初番人入貢多挾力乘間剽掠珣禁毋挾諸番帖然歷江西左布政使時朝命修龍虎山宮觀珣不欲斂財於民閱庫得巨萬三封識務歛啓視則銀也而籍故不載遂舉以充費入爲

南京數僕卿見近郊毛田荒而不耕曰此惟逋租為累耳乃令墾闢後止徵見租毛額遂足就遷太常八年代楊果為南京戶部右侍郎署部務上便宜十二事多報可十三年南京太廟災自陳致仕去家居十餘年以德善化其鄉卒贈右都御史

楊果字實夫揚州興化人弘治十五年進士父歿號泣三年不輟服闋授戶部主事正德初劉瑾竊政果屢疏移疾去久之起南京戶部就遷刑部郎中每讞獄原情比律不為勢撓退則讀書屏交遊稽古人行事以自考聲稱籍甚楊一清為吏部召改稽勳郎中

調文選獎恬抑躁請託不行侍郎楊廉曰楊君門可設雀羅十年推南京右通政以故官召入謄黃寧王宸濠反建言九事尋歸養母嘉靖改元起南京太僕卿轉太常又以母老告歸七年用薦起南京工部右侍郎再疏請歸養不許改南京戶部署部事中貴家人有冒攬內府紙價者立治其罪召爲戶部右侍郎屢疏乞終養去未幾卒果天性孝友以養母家食居半歷官兩京未嘗挈妻子嘗謂人曰吾自視殊多曠廢惟不識瑾寧彬三凶差可免媿耳

聶賢字遂伯閬州人弘治末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進

員外郎署郎中事時劉瑾竊政群閹勢橫多所請託綖悉格不行爲衛輝知府有聲績遷湖廣副使中官谷大用以迎立興世子至安陸驕恣甚強綖跪綖不承大肆侮虐毆毀冠服奔訴世子即棄官歸世子即位綖詣闕劾大用姦贓凡五上大用竟被斥尋起河南副使青州盜王堂橫行中原綖助巡撫討平之轉山西右參政獲平巨盜黄大實撫按交薦僅改山西行太僕卿乞假歸久之用薦起四川右布政使土蕃芒部相讐殺累年諭以恩信各解散嘉靖十三年以江西左布政使就遷巡撫右副都御史明年召爲大

理御綎貞直亮鯁雖官九卿布衣蔬食如寒士然亦不為衆情所堪御史曾翀劾其不職吏部尚書汪鋐擬留之帝召問大學士李時時對綎為人峭介苐過執耳帝曰過執則於事不通綎昔官湖廣朕自藩邸知之亦何瑭趙永之流也留之無益乃下遷山東叅政卒官

張羽字伯翔南鄭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授行人正德二年擢御史出按山東內閣屬其門生察之乃貪猾吏按法奏黜之十年寇大入陝西縱掠羽偕同官劾總督鄧璋邊憲陳璘總兵官潘浩王勛鎮守中官張

昭再饑失律有詔核治羽為人伉直不善媚時出為
廣平知府至則勤於政事懲豪猾恤鰥寡興學校達
下情治甚有聲有寡婦與僧通惡其子之諫也赴井
死主者坐子大辟羽曰婦無行而子止之何罪顧可
殺子絶其父嗣乎乃得釋會河間缺知府吏部侍郎
廖紀欲得羽守其鄉郡乃調河間士民泣送攀輿不
得行河間有無賴子數十人横於鄉羽召甲長詰之
曰若為一方長顧不能姦究使患苦吾父老罪當治
今姑貸若罪其密察以告於是豪猾党斂跡武宗南
巡諸府縣多緣供張為奸惟河間取辦官帑民無所

擢嘉靖元年遷山西叅政分守大同巡撫張文錦不恤下禾未熟輒急催科軍民惶駭羽諫不聽出即榜弛其限人情始安遷江西按察使進貴州左布政使吏以故事進羨金卻不納為籍記於官八年入為南京太僕卿俄改大理還南京工部右侍郎葺國學號舍數百間以處諸生而痛懲奸宄至數十輩主事王度常捕治大猾滕氏滕氏後京察吏部中滕飛語擬黜度羽爭之曰滕氏挾留都無弗知者獨度能治之顧反見黜耶由是度得免居六年再乞休不允入都考績還道卒羽性孝七歲時母病頭蝨作苦羽默取吞之

嘉承後生父在家方病篤羽日夜泣而奔比及境昏不能辨路忽有笛聲導之前既至乃止父病亦尋愈人以爲孝感同時又有泰興張羽進士正德初由寧海知縣入爲御史巡按雲南所部故有銀礦中官採取久爲民害羽奏罷之而中官張倫復力爭戶部尚書孫交持之竟如羽議出爲保定知府歷河南左布政使亦有稱於時

馬卿字敬臣林縣人年十七舉於鄉登弘治末年進士對策言政事之柄操於司禮刑法之權移於廠衛時人異之改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出爲大名知府

時群盜充斥歲役亾災卿防賑有方民咸安之僉都御史寗杲既戢厚賂張永求復官勤賊永諷言官論薦卿聞喬秩署之已中旨復杲官巡撫畿輔而卿爾為其屬吏杲挾憾欲困卿毛舉無所得令供軍需工千兩卿謂得檄乃敢發杲不得已予之其强毅不撓如此遷浙江副使改督山西學校歷浙江左布政使嘉靖三年中官吳勳督織造多縱恣卿與巡按御史歐珠共裁抑之檄杭州知府查仲道以平價易物料數無所牟利乃劾卿仲道抗命遝逮二人下詔獄珠衆言官李錫鄭本公朱實昌等交章論救乃謫卿鶴

慶知府仲道盧運同知而珠亦貶官卿至任謁鎮守中官不爲禮抗言曰吾不過再謁而已中官改容謝之漾江西至登和地亢乏水武言麗江可疏而灌也卿乃移牒麗江作漾江堰高丈許廣如之沿江置渠旬日而就遂爲永利均徭平賦推誠布化民甚德之土官鳳朝文叛麗江土官木公妻朝文女兄也其兵悍衆應助逆卿移牒諭曰汝兵誠悍然賴累朝恩致然汝叛朝廷兵豈不能叛汝麗江人欲得汝位者何限顧畏朝廷威鎮之且朝文不有其君與其兄何有於汝木公感激發兵二千援會城朝文遂失勢還要

南參政進按察使卿性獷直有才畧善處艱劇巡按御史劉杲重之請召卿貳六部贊國大猷大同巡撫蔡天祐亦薦卿自代皆不報尋遷福建左布政使歷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四府以官卒

陸深字子淵上海人弘治末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劉瑾改深南京刑部主事瑾誅復故官遷國子司業父憂歸久之不起嘉靖七年始召為國子祭酒充經筵講官明年春講罷面奏講章為閣臣所改退而覺面奏非故事具疏引罪帝慰諭之大學士桂萼因進深原稾言講章乃臣所更定帝方嚮萼曰講章由閣

臣聞進宜也苟任講官私意將有襍説亂之其遵守如故深不服復上言講章必經閣臣裁定則其意盡出於閣臣不過倩講官口宣之耳啟心沃心其謂之何乞容講官各陳所見因以觀臣等淺深且於釋詁之外凡天下政事舉得條列可以發聰明絕壅蔽章入帝責其欺妄謫延平府同知擢山西提學副使時帝頒御製敬一箴及心箴於天下學校命提學官建亭勒碑前任司使劉儲秀未及舉而深至會陽曲知縣崔廷槐素酷虐一無辜杖死其子諸生也愬之御史趙鏜鏜反除諸生名深不平遂劾廷槐并及鏜鏜

亦劾深遺詔不勒御製碑詔辭二人任鍾坐謫官深
御史還問復職已改浙江仍視學政三遷四川左布
政使轉光祿卿大學士晏言深門生也薦改太常卿
兼侍讀學士十八年爲宮僚進詹事九廟災自陳致
仕居數年卒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裕深博學工書法
好著述有聲館閣間及數歷外服所至舉職同時官
翰林著聲者有南海倫文敘歆縣唐臯文叙字伯畴
長身玉立頸顴二尺許弘治十二年會試殿試皆第
一授修撰進諭德性孝友好學德器粹然與物無兢
館閣共推之正德中卒長子以諒鄉試第一正德十

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累官南京通政參議次以訓正德十二年會試第一殿試第二官南京國子祭酒次以詵進士南京兵部郎中父子四元海內傳為盛事馬皋正德九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好言時事嘉靖二年刑部尚書林俊求去皋上言自古君臣同心則治不同心則亂今尚書俊免留未幾繼以詰責遠引高蹈之思已翻然起矣上下乖離何以為治帝報聞三年帝將考興獻帝皋疏諫請於本生備其尊稱以伸追遠之道繫其始封以遠正統之嫌帝怒傳俸三月皋為文下筆立就或請改竄輒逐筆更撰不

襲前篇六字人以是服其才終侍讀學士
勉天叙字子惇榆次人初由鄉舉入太學與崔銑呂
柟輩同志講習學日有聞登正德三年進士除南京
大理評事進寺副讞獄多所平反布袍糲食誦律讀
書不妄與人遊接遷寧波知府祛獘節用佑弱鋤強
歲饑白上官秋糧得改折民歌頌之十四年秋擢應
天府丞時武宗駐蹕南京從官衛士無慮十萬人日
費金萬計近倖求索自倍尹齊宗道不能應數爲校
尉所辱等於僕吏竟憂懼卒天叙攝其事日青衣皂
幘坐壁上江彬使者至好語之曰茲地民窮官帑乏

無可結權貴歡丞如此冠服尋待譴責耳彬使家至
省然以告彬彬亦遂止他權倖有求直沮之曰俟面
奏當予即予省莫可如何中官拘妓女數百人別室
多餓死天叙言之嬖倖得釋禁軍横於市攫民間物
不畀直天叙先募寧波人善捕者布市肆其人悉短
小精悍過禁軍攫物輙前與搏而兵部尚書喬宇每
出必選士拳勇者自隨令與禁軍搏戲禁軍多魁梧
然率受傷自是慚且畏遂不敢横駕駐九月南京人
不至大困者天叙與宇持護之力也嘉靖三年以右
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回賊犯山丹督將士邀其鋒生

擒賊酋脫脫木兒西域貢獅子犀牛西狗廷臣請卻之不聽天叙奏言御馬監虎豹已罷採令復納此則與前旨相戾頗無寶遠物以格遠人帝不能用五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陜西明年寇入固原擊敗之斬首百餘又明年討平大盜王居等累賜銀幣歲大祲奏請蠲租發鹽課賑貸撫陜數年政無不舉歷兵部右侍郎卒家貧喪事不具天叙生平謹操行在太學時聞父病裹糧疾馳歷六晝夜行千餘里抵家侍湯藥父疾竟瘳人稱其孝

李德明清苑人正德三年進士除封丘知縣爲人尤

屬自矜雅持風節錦衣指揮廖鵬倚其兄鎮守中官堂凌侮長吏獨德明不爲屈調知嘉善忤御史爲所挫德明亦不顧遷戶部主事歷兵部郎中出爲懷慶知府歲饑減徵已責貸粟賑散民以不困居數年政化大洽嘉禾瑞麥異瓜生焉鄭王厚烷以聞天子嘉之獎以金幣至明年爲嘉靖十年遂召拜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又二年推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巨寇常誠心亂石州以計禽賊之大同軍變提兵境上爲聲援文武將吏不職者皆劾罷之晉府中尉三人聯閒與諸惡少閧爲所縶夜過巡撫門入訴德明趨皆若

之下之獄明日按察使傳鑰始知為宗室言於德明而釋之遂相訐奏於朝詔德明解任待勘已逮至京落職閒住居數年卒德明為政嚴行法無所貸往往忤物然其治小民一意慈愛卒稱良吏德明之後知府以善政超擢者又有嘉善陸埛字秀卿嘉靖五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累遷常德知府以才調武昌再移岳州先是有巨木飄入境前守不知為殿材也餉侍郎方鈍為私用督木使者誤論埛或勸自白埛曰二公皆賢者辨則彼將獲罪吾自咏之可也然埛亦寧無事巡按御史伊敏生行部攖埛供具薄突入

其實視之敝麓中惟殘書百餘帙布衣數事而已所待老蒼頭二人襤縷殊甚察其政則寛逋賦省訟獄巡行屬縣歲必再周田無不闢敏生嘆異立薦於朝世宗方加意吏治詔擢坰京卿敏生亦以薦賢增秩一等明年召補太僕少卿歷官至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遘疾致仕坰為人篤行誼重氣概先後為知府十年而岳州之績最著

朱裳字公垂沙河人年十四為諸生讀書費舍躬自執爨衣食不繼處之自如提學御史蕭潛知其賢俾受學於安陽崔銑學日益進登正德九年進士簡授

御史巡鹽河東幸臣錢寧遣人市鹽半利裳棄弗予有貴緣奏乞鹽引者事下户部尚書石玠曰汝無庸朱御史不與聽也遂止巡按山東前御史王相忤鎮守中官黎鑑被誣下詔獄裳抗疏直相劾鑑八罪十三年春車駕還自宣府裳馳疏請懲已往之咎下罪己之詔講學親賢圖新庶政以收結人心毋使高太甲專美於前不報時山東大水濟城武單二城以裳言命相地改築武宗幸南都久而不返裳疏請迎鑾極陳小人熒惑之害出為肇昌知府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遷浙江副使日啜菽羹妻孫井臼迎父就養

同列知其貧共製衣一襲為壽父亦堅拒不納三遷至浙江左布政使革奸釐弊吏民振肅十二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乃相地宜審水勢數條上方畧治有成績外艱歸久之不起世宗南巡衰謁行在命以故官總理河道迎章聖梓宮冒暑卒褒有學行居官厲風節攻苦食淡三十年如一日隆慶中追贈戶部右侍郎謚端簡

馬汝驥字仲房綏德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武宗將南巡偕同官舒芬等抗章切諫罰跪受杖已教習滿期當授編修特調澤州知州州有王府素使

暴小民汝驥至立懲數人出教禁戒遂頗斂戢王時
貽書有所屬汝驥擲投積中不視或嘗肆肆之王使
来謝則取故書還之王自是不復敢請屬陵川知縣
貪汝驥欲黜之巡按御史與有連爲曲解汝驥不可
竟褫其官威聲甚震世宗嗣統召復編修尋錄直諫
功増秩一等預修武宗實錄進修撰連遭家艱以毀
聞起歷兩京國子司業擢南京右通政就改國子祭
酒時撥歷多踰次汝驥痛懲其弊豪要關說無所狥
乃勤考課奬賞行抑浮名一時諸生多循循修飭矣
廿九年召拜禮部右侍郎尚書嚴嵩見汝驥博洽工

詩文愛重之及入閣嘗稱之於帝帝由是知汝礪特
加侍講學士寵之汝礪行己峭厲然性故和易人望
歸焉卒贈尚書謚文簡
張珩字珮玉石州人少敦儒行有鄉曲譽登正德末
年進士嘉靖改元選授御史初帝即位盡黜諸法王
佛子國師真人及是惑近習言建壇場內庭大興齋
醮珩偕同官切諫報聞出督兩淮鹽課祛除夙弊豐
利大興積羨銀至百餘萬兩秩滿改按畿輔上言
今西北困於邊備東南竭於漕運譬衆人身四肢也
病所藉者腹心耳京畿腹心也臣頃按順天永平保

定河間四府戶口死徙過半而徵徭舊額猶存重以
歲比不登窮民去而為盜是病且及腹心矣請改折
今年丙稅而盡除諸積逋庶民困稍蘇也帝納之積
遷皆免繼按陝西葵賡斥貪風裁峻整十一年因大
學士方獻夫薦詔珩為文選郎中王道改官翰林珩
固辭不就遷南京太僕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
綏十八年丙以破賊功賜銀幣尋進右副都御史提
督操江未上召為左副都御史二十年俺荅求貢議
設宣大總督廷推兵部尚書樊繼祖侍郎任洛及珩
甚任詔用繼祖而是時諸臣皆不樂行給事中黃繼

策等言其狀帝怒命洛閑住而珩竟為民越二年始用薦以故官撫寧夏其冬進兵部右侍郎代楊守禮督三邊軍務條上邊防事宜皆報可二十三年賊犯永昌連戰皆捷進右都御史明年九月寇二萬騎犯定邊官軍邀擊遂引去然連營不解珩等料氷合必西犯蘭靖檄總兵官王繼等預防之十二月寇果踏氷而西官軍已先布南岸相持竟日寇竟不能登岸而遁珩等為將士乞陞賞帝以防邊常事竟不許西海酋登莧者北寇小十王部落也因變逃據西海至是遣其黨赴甘肅納欵求居內地珩等言此酋猜

卒萬人若不得精必為套賊所併是藉寇以兵也宜令親赴軍門然後從其精使仍居舊地俟套賊入寇即於境外拒戰有功論賞既羈縻此酋又藉捍外賊計無便此詔報從之又明年召為戶部尚書總督倉場未上坐去年七月寇入掠不以實聞反奏捷逮下詔獄復斥為民居七年再以薦起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明年秋寇復深入剽掠五十餘日諸將不能禦皆論罪而珩以督師斬獲功賚白金未幾召為兵部右侍郎內艱歸久之卒珩博洽多聞行履修絜居官強毅有為故屢遭躓終獲召用贈工部尚書謚襄敏爭

琎進士工部侍郎

郡守遇字居哲莆田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户部主事監視草場及馬牛房諸倉時馬多羸死中官冒支芻粟守遇勘實之理歷郎中出為廣州知府辨誣獄釋滯囚至數百人新會人激於徵遣聚海船為變監司招之不應曰必郡府名来守遇單騎往諭遂就撫廣故多珍異守遇一無所取時議征安南詔兩廣各增設副使一人辨其事廣西則屬之副使翁萬達而廣東以任守遇守遇乃條上便宜五事而親提兵入廣州先舉大震會父憂去服除補江西副使轉湖廣右參政

常德饑便宜發長沙倩兵米賑之全活甚衆初守愚官江西忤大學士夏言及是請託復不應言恚二十六年計吏屬吏部罷之侍郎徐階持不可乃得調用久之以薦起山東右參政累遷河南左布政使巨盜師尚詔陷歸德及鹿邑柘城人心惴恐守愚與僚屬繕軍器募壯勇備糗糧為捍禦計巡撫楊宜知其才軍事咸屬之時無賴子附賊者衆守愚以與群擒黨莫急於招降乃下令首罪軍門者釋勿問於是降者相望賊勢頓衰再戰遂破賊之三十三年以右副都御史代宜巡撫歲旱汴河溢盜起梁宋間守愚善撫

叛旋就寧謐明年入歷戶部左右侍郎又明年山西陝西河南地大震民壓死無算勅守愚往祭其山川發帑金賑濟守愚馳驅七十日所過賑貧民掩露骼遂以勞卒贈右都御史予一子官謚襄惠

魯鈞字廷和進賢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南京禮科給事中上言用人之術莫先謹士習欲謹士習則別廉污辨靜躁其急務矣今之監司郡守多以拮剋為能苞苴為事由鈞聲譽而在上者不能秉公進退或守樸而沈下僚或挾貲而得顯擢此廉污之介界蔑也大臣為國用人循資以處常品超擢以待

異才宜有定識今一官缺人求者逕至如其宜用何
猶其求如不宜用又何聽其求夫求之而不得人自
不求之矣求之而必得人莫不求之矣此靜躁之分
不明也至於大臣之自處尤有可議者古大臣應用
四方今則局促守常矣古大臣恭儉率物今則侈靡
相尚矣古大臣同寅協恭今則交惡相傾矣故夫忠
佞之辨又在陛下加之意而已疏入帝深嘉其言下
詔戒諭如鈞指鈞又以四方銀礦得不償費徒為盜
寇奏乞罷之報可鈞剛廉疾俗首劾罷參贊尚書劉
龍已劾翊國公郭勛禮部尚書嚴嵩未幾劾工部侍

節蔣途近綏巡撫趙錦最後劾罷操江都御史柴經由是直聲震一時出為雲南副使先是兩司詣黔國公率廷謁至鈞始正其禮所侵麗江民地釐而還之遷四川參政黔兵亂同列應往撫者憚行鈞慨然代之事遂定累遷河南左布政使三十一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是時徐邳等十七州縣連被水患帝憂之趣上方略鈞乃按行水道謂劉伶臺至赤晏廟八十里乃黃河下流頃為淤沙壅塞用致崩潰疏濬宜先次則草灣老黃河口衝決遂浚安東亦當急築若三里溝新開河迎納泗水之流可以避黃河衝墊

宜建牐以時啟閉宣洩蓄高家堰長堤繕新莊等舊
牐道飭積流水患自無不息議上將請閱數月工成
帝嘉之進鈞工部右侍郎居職如故鈞治河四年入
爲南京刑部右侍郎久之乞歸家居十餘年卒贈刑
部尚書謚恭肅

石永字壽卿威縣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中書舍人
擢御史巡山海關歷按淮揚四川嘗振風紀出爲南
陽知府故事決囚必俟朝命永按四川時惡囚余友
宸罪重輒行所司牒至決之及時當決因副使朱憲
章亡友宸名御史復御史冉崇禮不復疑竟行誅既

帝覺其誤乃引罪詔求崇禮憲章志逮問謫求廣州
判官三遷陝西副使甘州舊有水田以地震川塞田
遂蕪廢求濬泉五十餘所溉田八百餘頃民皆復業
歷江西山西左右布政使三十五年春以右僉都御
史巡撫延綏其冬寇五千餘騎入犯環慶求督將士
合陝西諸軍禦之寇敗去尋進南京大理卿既改兵
部右侍郎三十八年以兵部左侍郎總督四川湖廣
貴州軍務時苗寇猖獗求劾治失機諸將屬兵會武
明年遂檄總兵官石邦憲直擣叛蒲麻塘山大敗之
會苗酋沈亞當等得斬不可勝計召為戶部左侍郎

未行卒贈右都御史永歷官以風裁著稱時方尚通士多喪所守永持清節晚然不變既卒妻子不免寒餒

萬虞愷字懋卿南昌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除無錫知縣均調徭賦大户毋敢隱占有主簿實豪坐蜚語當罷虞愷力爭於御史欲解印與俱去御史初怒已察其誠薄得免徵授南京兵科給事中守備中官丘得奏益軍九十人供役虞愷抗疏劾其欺罔事竟寢故事操江文武大臣與守備叅贊官列坐後乃坐於側操江都御史恥之每遇會操輒託故避去虞愷為奏

僕寺制奉詔覈武職冗員力拒請屬點咸畹冒襲及
他越資遷授者百二十餘人尋劾南京戶部尚書閔
楷督儲副都御史劉渠貪鄙不職且言渠先撫雲南厚
索黔國公沐朝輔寶玩致朝輔藐視憲臣狎弄威柄
安請節制二司宜勅罷楷渠嚴戒諭朝輔以杜其漸
帝悉從之出為山東參議發福建副使虞憬謂政尭
大體令上官喜用巧文新政吏曰擾獄市民且重足
立以故御史行部輙請自往代為讞鞫嘗一日而出
福州繫囚五十餘人民歌頌之再遷湖廣按察使楚
遼二藩府侵民產奪歸之民歷山東山西左右布政

使歲饑便宜發粟賑貸四十年以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改督南京倉儲除京商和買之困奏行利民六事公私便焉歷兩京刑部右侍郎虞恠與嚴嵩全江西人然未嘗附麗所歷官率隨牒平進至是世蕃再下獄當事欲坐以謀叛虞恠曰世蕃非叛其奸貪亂政自足一死不必更擬他律也當事者嗛之會南京給事中御史以考察劾其虞恠遂罷歸虞恠敦朴有行義諸生時即以講學為歐陽德所器然不務為名高十時推為長者卒年八十四子廷言進士除刑部主事纍遷光祿丞隆慶初為工部尚書雷禮所訐吏

排尚書楊博亦排之戍汀州推官量移廣平同知免歸廷言初受學於羅洪先及家居益肆力於學子建邑進士由荊州推官為禮部主事嘗上疏力請神宗建儲憂危議竑起語連建邑謫武岡吏目投劾歸光宗即位起南京尚寶卿卒

周如斗字允文餘姚人嘉靖二十二年進士除貴溪知縣徵拜御史如斗吏事精敏清軍湖廣下不能欺巡按蘇州諸府值倭患方棘徵集客兵及狼土兵以十萬計郡內騷然而歲又不登民益告病如斗悉心經畫外應軍旅內卹將循士民奏免田租數十萬石權

彝雷動已奉命監軍將吏畏服期滿當代帝從士民請更留一年盡去民所不便專務休養嘗按部松江倭騷至守者奉督府令閉城門避難者不得入號哭於外如斗亟令納之已而民饑且疫施糜給藥全活爲多時陶宅柘林川沙窪沈莊諸賊以次破平如斗亦晉秩一等四十一年由大理右寺丞進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蘇松十府時倭患已寧而加餉銀四十三萬歲徵如故如斗請減三之一戶部因盡除之乃令州縣練土兵貴室差徭限田優免禁丹陽涇石埭諸縣城損織造冗費政顧尚嚴人多不悅給事中楊

嚴因劾如斗科取贖錢縱吏受賄章下吏部言如斗昔按蘇松名稱藉甚今乃為人訾議非其志節殊也蓋昔當蠲賦之時今有督備之責安靜則頌聲易興嚴急則怨讟交作所處之勢使然也且所劾皆風聞不當罷乃命留任居四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如斗以民困更徭擬行一條鞭法躬自較勘積勞得疾踰歲而卒吏民為立懷仁祠祀之其所擬法後猶稱之天下公私稱便

論曰世之詭飾時趨自負通敏者往往猶勢貽險用情者節率其所獲亦尤可見而端謹修潔之士循循

自好動中繩尺亦未嘗不長厥風猷蔚為物望擇術
用世者宜知所審矣

明史卷二百八十七五　列傳一百三十六

陳九疇　陳鳳梧　陳洪謨

張嵿 羅邘 劉璋　胡東皋 宋晃　王應鵬 汪王

劉天和　楊守禮　陳克宅

歐陽鐸　王儀 王學夔　趙時春

石簡 婁至德

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倜儻多權略自為諸生即習武事精騎射弘治十五年舉進士除刑部主事有重囚越獄人莫敢攖九疇挺搠逐得之自是以武健知名正德初錄囚南畿忤劉瑾謫山陽知縣瑾敗復故

官歷郎中出為肅州兵備副使總督彭澤之賂土魯番也遣哈密都督寫亦虎仙往九疇詰曰彭公受天子命制邊疆不能身當利害何但模稜為乃練卒伍繕營壘常若臨大敵已寫亦虎仙果通賊啓釁番酋速壇滿速兒犯嘉峪關游擊芮寧敗死尋復遣斬巴思等十餘人以馳馬至肅州詭言乞和而陰遣書虎仙及其姻黨阿剌思罕兒失烟拜答等俾內應九疇廉知賊計執阿剌思罕兒及斬巴思付獄令通事毛鐵等守之鐵等欵令與其黨通將縱使逸去而是時初聞寧敗人心恇懼軍又皆出戰衆番伺隙欲為變九

疇備嚴不得發乃僇鎧等并繫通謀者二百人賊失
內應知城不可破遂拔帳遁當是時微九疇肅州幾
殆兵部尚書王瓊欲害彭澤則并坐九疇失事罪逮
繫法司獄法司具言九疇有遏寇功宜寬貸瓊必欲
罪之以失拜烟答被繫死為九疇罪竟除其名世宗
踐祚起故官俄進陝西按察使居數月遷右僉都御
史巡撫甘肅至鎮以額軍七萬餘人存者不及半且
多老弱請大發帑金召募詔可西番魯迷貢西牛獅
子九疇疏請却之嘉靖三年速壇滿速兒復以二萬
餘騎攻圍肅州九疇自甘州晝夜疾馳問道入城登

埋射賊賊多死賊不意九疇猝至驚為神已出兵奮擊走之其分掠甘州者亦為總兵官姜奭所敗論功進副都御史賚金幣尋上言番賊所以敢入犯者以我納其朝貢縱其商販使得稔知虛實也如寫亦虎仙逆謀已露乃輸貨權門轉蒙寵幸以犯邊之罪為來享之賓而邊臣又怵於利害畏之已甚拱手聽命遂致內屬番人勾連接引以至於今為今之計即不能如漢武興大宛之師亦當效光武絕西域之計臣謂先後入貢羈縻者二百人宜安置兩粵其謀逆有迹者如之刑僇則賊內無所恃必不復有後欺備討

不出此更色含隱忍恐西河十五衛所永無息肩之期也事下總督楊一清覈採其議四年春致仕初土魯番之敗遁也都指揮王輔言速壇滿速兒及牙木蘭俱死於砲九疇以聞其後二人上表求通貢帝怪且疑而番人先在京師者爲蜚語言肅州被圍由九疇激之帝亦益信會百戶王邦奇訐楊廷和彭澤詞連九疇吏部尚書桂萼等欲緣九疇以害澤因請許通貢而追治九疇激變狀大學士楊一清知九疇無罪言事已前決帝不聽逮下詔獄刑部尚書胡世寧爲言於朝曰世寧司刑而殺忠臣毋寧殺世寧乃獨

上疏為九疇訟冤曰番人變詐妄騰謗讟欲害我謀臣夫其為謀内寇為日已久一旦擁兵深入諸番圍為内應假非九疇先幾奮僇且近遣屬夷却其營帳遠交死剿擾其窟巢使彼内顧而返則肅州孤城豈復能保臣以為文臣之有勇知兵忘身徇國者無如九疇宜番人之深忌而欲殺也惟聽部下妄報以满速兒等為已死則其罪有不免耳已而法司具獄亦如世寧言竟以羣等為内主謫戍極邊天下冤之居戍所十年赦還九疇不修細行晚節益放情聲酒每不給輒從一騎出百里外必有所挾而歸人亦不敢

問之
陳鳳梧字文鳴泰和人弘治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
刑部主事清寧宮災應詔陳言請帝法祖敬天謹盛
獨絕遊玩去奸佞親儒臣達民情視朝御講毋數刻
遽罷戒飭大臣憂國恤民交相儆惕且言壽寧侯張
鶴齡兄弟年富力强宜擇端方博學之士與之遊處
導之以正而安全之中官何鼎愛君憂國以忤李廣
殛死郎中丁哲明刑執法以笞樂工去官辦事吏徐
珪抗章直言以救丁哲章役人心皆為憤惋乞並加
褒諭以激忠義帝頗納之於是擢珪桐鄉縣丞十五

年進員外郎出為湖廣提學僉事公嚴自持諸生有黜者巡撫都御史檄復廩膳而巡按御史送儒士入學者十數人鳳梧皆拒之中官常歆守武當驕甚監司趨其害門且側坐鳳梧不可獨與為鈞敵轉山西副使仍督學政時巡按御史主監鄉試學臣考第入場者又會二司覆校更定鳳梧上疏爭之自是御史無敢侵越正德六年遷湖廣右參政遭憂以聞歷河南按察使中官谷大用迎世宗於興邸所至暴橫戕吏多屈膝過河南三司議相見禮鳳梧不肯屈要三司會見卒成賓主禮已上正大本崇聖學勤聖政

簡近習愼朝祭舉人才選邊將正風俗八事帝嘉納馬進山東左布政使俄就擢巡撫右副都御史臨清倉夫患中官需索或拘數年不得代有官馬者死必責償至鬻妻子不給鳳梧皆請徵銀民便之嘉靖二年改治南京都察院就遷吏部右侍郎四年進右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高淳與寧國鄰故養馬五百匹民不能堪盡以腴田市之寧國前巡撫因民訴檄寧國五縣分養馬二百匹以均其役五縣民洶而譁鳳梧至即撫諭解散歸馬高淳而以高淳驛傳銀徵之寧國人情遂安上元江寧若役重富家率投莊內府

神帛堂鳳梧奏禁之諸司徵取夫隸輿馬及紙墨雜物有司供辦無虛日戒所司勿予蘇松多逋賦鳳梧下令租五十石不輸者令自解納由是人畏自解爭輸於官而大戶不悅璣為蜚語竟坐論罷既歸閉門却掃讀書不倦卒贈工部尚書

陳洪謨字宗禹武陵人幼穎異凝重寡言笑登弘治九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員外郎正德初父喪除入京師見劉瑾亂政稱母老乞便養乃改南京戶部再遷漳州知府巨寇林廣周糾衆數千負海為亂洪謨以升平之俗尚深奢好訟乃須呂氏鄉約刻望躬親

講諭氏多從化獲朱子書院藺俊士肄業其中濬龍
溪陂灌田萬餘頃人號陳公陂擢江西右參政歷貴
州雲南按察使十八砦番人叛勢大震巡撫何孟春
與洪謨合謀討之遂空其地洪謨神采嚴重不畏強
禦鎮守中官史泰及金騰分守中官劉玉假進貢名
要索金寶洪謨檄所司毋奉行泰縱家人撻諸生於
逵責以大義執而治之黔國公沐崑子紹勛幼未襲
爵其從父參將崧略權貴欲奪之洪謨持不可乃止
嘉靖改元遷山東左布政使以疾起補江西三年拜
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時去兵燹未久府庫虛匱洪

謨節財用廣積貯數年積穀至百五十餘萬石特被
獎賚洪謨請更發官帑雜銀穀賑貸而留其餘積備
不虞報可時中官呉獻奉命修龍虎山宮觀估費至
二十萬洪謨言江西災變頻仍人民愁困頃奉明詔
宮觀但仍舊制當用四萬七千兩而足乞敕獻務遵
成旨毋別創新規額外徵索帝從其請及獻還譖於
朝洪謨由是遂罷居二年以薦起兵部右侍郎進左
十年兵部公廨火延及工部文籍俱燬時洪謨方署
部事帝震怒榜諭切責言諸司縱吏爲奸武選尤甚
因逮洪謨及武選郎中黄禎等下詔獄斥爲民他司

及工部官供停俸給事中王聘疏救亦被黜之遇
赦復洪武官致仕家居二十餘年中外交薦悉報寢
卒年八十二謚恩肅禮部侍郎
張璉字汝器耀州人家世力農父均始登鄉薦爲東
昌推官璉狷介敦朴依然農家子舉弘治十五年進
士由行人擢御史正德初劉瑾竊柄見者多跪獨璉
獨委蛇自如瑾諷之曰君非吾鄉人耶君冠太高矣
璉整其冠俾若不諭者瑾深銜焉出按湖廣按治總
兵官毛倫罪倫瑾黨也瑾怒欲逮璉會敗得免倫竟
獲罪大學士梁儲子次攄攻殺邑人楊端家村里爲

建都御史王昺以備故戒御史勿言建奮晝暴其狀
并劾昺阿附由是論者群起次德始被譴昺亦罷去
九年出為浙江副使遷山西按察使有儀賓坐殺人
繫獄會武宗西巡至太原縣君詣行在丐免帝慰遣
之縣君因賄江彬矯詔釋罪建不可曰天顏咫尺憲
臣不親承詔旨孰敢信之竟抵其罪歷四川左右布
政使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拜順天府尹旋改右副
都御史巡撫遼東以所部彫敝奏行寬恤四事居數
年入歷戶部左右侍郎兄大學士張孚敬無加禮孚
敬不悅十年六月雷擊午門詔大臣自陳給事中三

原雖昇因上疏曰今春宮禁災者火所要兵工三部災今年門又遭斯變必有感召致然陛下屬精庶政而明察之下諸臣承風競為深刻竊恐時俗漸成衰薄輔臣李敬奉命不遺自謂以身許國而心術不光九卿大臣又多依違弗振聽其指使權勢偏重殆非祖宗設官之意也帝覽疏大怒以方修省得不罪而李敬以昇為建鄉人疑出建意怒建建遂自劾乞休既里居布衣徒步恂恂鄉黨間雖幼賤無所慢大吏造訪徒步往荅大吏多假肩輿送之歸建登輿既別仍步返嘗獨行道中為執鞭者所擊見者群詈之其

人叩頭不已建英而遣馬所居不容旋馬有巡撫造之驟雨屋漏沾濡頃之數移席巡撫覺嘆欲爲治第固辭不可卒年七十三昂嘉靖二年進士由太常博士擢吏科給事中既疏劾孚敬頃之薛侃事起復劾左都御史汪鋐坐停俸一歲明年疏薦致仕尚書羅欽順趙璜王承裕都御史姚鏌侍郎何瑭通政馬理祭酒崔銑復忤旨停俸如初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二十四年徽王以鈞州輸歲祿不時讓知州陳吉吉不爲理又以事詈王府軍校於是長史李應時等舉衆毆吉吉遂與應時相告訐昂發王過失王自

訟帝怒趣命逮吉以昂及巡按王三聘不奏并逮之昂竟被杖死隆慶初贈户部右侍郎時後建撫遼東者有蘭州劉漳字永濟正德十二年進士授户部主事世宗即位上籌時要務十四事以法祖宗親耆德輯臣僚彰公道嚴宿衛爲正朝廷之要以斥貪殘廣賑濟恤軍士弭盜賊爲安中國之要以興債帥理邊備清軍伍防外患爲固邊圉之要帝嘉納之累遷兵部郎中出爲開封知府毀淫祠斷疑獄治行冠兩河歷雲南左布政使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遇衛兵變漳道亂除暴發粟賑饑邊陲以寧明年廣

寧賊佟伏等復倡亂與總兵官馬永討平之華居官
廉直所在稱治而以疾乞休卒還人立祠祀之
胡東皋字汝登餘姚人生六歲知向學及長同里孫
燧與其文妻以從妹弘治十八年登進士授南京刑
部主事歷郎中出為寧國府知府初高帝以寧國有
餽餉勞盡免民田租稅官田之半歲久民田盡歸富
室小民困甚東皋請均官田租於民田而官亦應民
田役時不能用後知府劉起宗卒行其賦徭役素若
不均東皋按籍定大戶為里小戶為甲以一里統計
甲歲一編審竟歲而代閱九年然後復役人大稱便

宣藏有金寶圩稱沃壤歲入可百餘萬石圩當大河之衝水溢輒受害東皋相度宜修築遂為永利府因山為城久而頹圮閒寧王宸濠有逆志度工繕修大治器械為備無何宸濠果反攻安慶東皋將率兵扼其吭旋聞就禽乃止南陵豪專持有司短長為奸利涇巨猾囊橐盜賊稱鄉里東皋悉按誅之池州有告妻殺夫者御史以屬東皋婦訴殺者盜也久不決乃禱於神夢一小兒蹈兩木而立東皋曰小兒為童兩木為林殺人者為童林乎遣卒詷之果獲其人一鞫伏辜嘉靖初遷四川副使分巡建昌貧不能治裝僚

屬藏以贖錢峻郡之士民傾城送省垂涕建昌居蜀西徼前使多駐節雅州以故中官將領肆虐無忌東皋親駐其地嚴立約束軍民帖然番賊入寇授指揮陶安方畧戢之番人無敢犯境上者越嶲有相公嶺路峻險戍兵多墮崖谷死寇亦得據以為阻東皋為平其道由是官軍得要害寇不敢發成都至建昌有大渡水湍悍甚日一渡猶不免覆溺東皋相山勢移其處日可數渡無虞人號為胡公渡內艱去軍民立祠祀焉服除補威茂兵備甫至番賊耿作蠋亂承巡撫唐鳳儀檄會討東皋率師為前鋒斬賊數百級獲

牛馬器械無算卓由問道夜遁民被脅者千餘人將吏欲殺以冒功東皐叱之乃止語鳳儀曰賊多且悍當徐圖之難以兵盡殲也乃罷師還茂州以携賊得其所親信二人厚賞之激以利害二人感悟歸斬渠首以獻邊境始寧鳳儀上其績再賜銀幣進四川按察使及九年鳳儀被召遂舉東皐自代會代者已有人乃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東皐周覽形勢知其地多與敵境錯軍民屯種樵牧率為所擾乃築墻悍之自花馬池至鎮城經賀蘭山抵定邊營延袤三百餘里亟繕墻治壍置燉堡營舍自是塞下之田咸得

耕植矣故事歲調漢中寧羌二衛軍千七百餘人戍寧夏小鹽池邊地苦寒軍多道亡或病死至者十不二三東舉請免調發筭徵銀備邊費軍咸德之明年改撫鄖陽提督太和山中官王敏貪恣劾罷之有武將以賄求薦召語之曰貪者必納汝賄刻者必撓汝官苟非污人必至害己汝安得為此杖而遣之張璁重東舉才薦於帝乃召理院事既至朝會旅見外未嘗一謁璁璁銜之會南京太廟災諸大臣咸自陳璁遂從中允其去家居六年以身任鄉邦利病浙人倚之全縣孫懋諸人曰吾邑登顯仕而清貧若寒畯者

三人胡公東華宋公冕胡公鐸也時因號姚江三廣
云冕字孔瞻弘治十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正德初
劉瑾欲殺一囚而囚無死律冕持之瑾怒謫金谿知
縣瑾誅召補禮部歷郎中再遷福建左參政永春流
賊起劫捕盜通判以去主者且得罪衆謂非冕不任
滅賊乃借冕任之冕選精騎百人挑戰誘之離巢禽
其渠數人賊乃歸通判請以易之冕知賊將適按地
設伏盡禽之而推功於失機者俾直前罪人皆服焉
嘉靖初歷陜西左布政使織造中官需供費適額冕
執不與中官怒伺其陰事無所得乃悔謝及拜右副

都御史巡撫鄖陽去東舉僮決歲居二年過疾乞休
而剌賊馬與為亂延及漢中鞏昌冕曰吾不可以貽
後人遂進兵會勦賊且滅值代者王學夔至乃就逮
賊平冕亦與賚久之卒

王應鵬字天宇鄞人為諸生即雅負經濟知名登正
德三年進士授嘉定知縣以廉幹稱魏國公弟擁衆
橫行至嘉定執治不少貸徵拜御史諫武宗微行中
官劉允迎佛烏思藏又極陳其妄濟軍稱建鎮守內
官崔安縱其下撓鹽課應鵬械治之且貽書戒安安
感悟為禁戢遷按山東風裁加厲嘉靖改元督畿內

學政歷河南副使山東按察使皆能其官七年以右
僉都御史廵撫保定六府定州賊王朝相等爲亂討
平之山西青羊山賊陳卿久亥猜帝以廵撫常道討
賊無功議置代乃以命應鵬未至賊已平所部歲比
不登加以用兵初被瘡痍而塞外巨寇又終歲犯邊
公私交困應鵬請悉蠲被災州縣糧芻罷所徵荒糧
與新加輸運宣府者急請太倉及他銀補其數又以
潞州地大而知州權輕難治奏改爲潞安府設和順
縣於青羊山以撫治之竟内遂安遭喪歸起左副都
御史上疏言當今國是未定人心未一譬若大病初

脾元氣尚微正宜休養生息以俟其充實議者昧此徒知事機可乘而不知求治不可太急徒知積弊宜革而不知荒穢不可不包一時異議紛然綜核之嚴翻成摧切傷渾厚之體失悠遠之圖致陛下頻年望治曾不得享一日安靜和平之福良可惜也疏出中外以為至論而帝深銜之尋代汪鋐攝院務十二年元日以進繳精微批疏中失書職名帝震怒下之詔獄給事中魏良弼捄之并下獄應鵬坐落職御史陳邦數復為申理請貴州新添驛丞應鵬素有時望晚筦臺憲條上職掌禮儀九十五事方欲有所建樹而

遷以微罪斥去論借馬家居四年卒應鵬同年生同縣汪玉字汝成由刑部員外郎出為湖廣僉事分巡辰沅永順保靖二宣慰爭地構讐上官納永順賄有所左右玉獨峻拒卒正其罪以所部地僻少文建書院明山麓聚生徒誦習延遷謫御史周廣教之已改巡武昌黃州寧王宸濠反陷九江蘄黃壤相接士民震恐且竄玉聞即日入蘄為守禦計人心乃定以薦擢副使飭郴桂兵備大盜王廷鐵為亂率兵擣其穴盡殲之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歷山東按察使遷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固安諸縣故有降裔色目人

雜處無所統往往為盜玉請編為壯夫盜發即責之撲滅而朔望聽令於有司自此梓鼓遂息故事罪人罰贖皆輸紙後易以穀貪吏多侵漁以玉言乃仍故事參將馬愷楊昂梧克軍士劾正其罪賊楊恭倡亂玉授參將郝通方畧禽斬之京軍後至冒其功玉不與辨時應騰方巡撫保定玉聲績與之埒卒於官玉剛介廉直或有過纖毫不自赦見柔佞者疾之若仇與同里聞淵張邦奇余本相友善時稱甬上四君子

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曾祖訓進士山西參政祖仲犄樂人崇德知縣父凝進士豊城知縣天和少隨父

之官從鄉先進楊褒學處器之舉正德三年進士授
南京禮部主事居二年劉瑾黜御史十八人改他曹
二十四人補之天和與焉八年出按陝西鎮守中官
廖堂貪横天和數裁抑之堂怒會堂奉詔辦食御物
於蘭州以語天和天和謂非所部也辭不往堂遂奏
天和拒命詔逮之部民擁車哭者萬餘人咸詈堂堂
不敢出民張傑等數十人徒步衛行所過視傳舍飲
食惟謹以故校卒不能虐既至錮詔獄久不釋吏部
尚書楊一清疏救始命鞫實已法司當贖杖還職中
旨謫金壇丞刑部主事孫繼芳抗章論救不報累遷

湖州知府多惠政民德之為立祠嘉靖初擢山西提學副使累遷南京太常少卿六年冬以右僉都御史督甘肅屯政奏言肅州堡砦疎薄賊易攻剽故屯田日廢令括本衛丁壯及山陝流民可得四千五百中多驕徤善戰者請於近邊寨置墩臺增其樓堞俾居中耕牧遇警保寨庶賊至無所掠而屯作可漸廣即甘涼莊浪諸邊皆可推也尋奏行興當革者五曰禁持充徵占役清湖場審派撥核侵漁利當興者五曰廣開墾增墩堡給牛種興水利恤屯兵由是田制大興九年春改撫陝西天和凡三蒞陝周知利病乃請

撤還鎮守中貴張鉮及罷有司不經費爲民患者三十餘年帝嘗從之洮岷番四十二族蠢動天和撫以恩信誅其不順命者又討平湖店大盜及漢中妖賊境內以寧就進右副都御史母憂去十三年起故官總理河道時黄河南徙歷齊而徐皆旁溢不可漕天和行視水勢疏汴河自朱仙鎮至沛縣飛雲橋殺其下流疏山東七十二泉自危尼諸山達南望河濟其上流役夫僅二萬不三月訖工加工部右侍郎理河道如故故事河南八府歲役民治河其不赴役者歲徵召募費人三兩時河南歲饑天和以工竣而借有

餘請並河州縣曹役民者盡蠲其課遠河來役者半之詔可十五年改兵部左侍郎總制三邊軍務先是兵車皆雙輪推挽用二十人過險輒困又行遲矢無所蔽以故輒敗天和倣前總督秦紘隻輪車增損其制上制砲槍斧戟之屬廂前樹狻猊牌左右虎盾連二車足蔽三四十人一人輓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戰則隨在環布護騎士其中敵遠施火器稍近發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敵敗則騎兵追之以練諸邊將士皆習軍威大振是年四月吉囊以十萬衆屯賀蘭山後遣別部魁寇涼州副將王輔逐至塞外孤山墩再與賊

戰斬首一人奪其纛賊寇莊浪總兵官姜奭擊之累戰皆捷進天和右都御史其秋賊大集兵塞外將入寇天和策賊牆西路有備必東犯密檄延綏副將白爵將兵宵行與參將吳瑛合即偵卒勿使覺賊果東入黑河墩遇爵伏兵大破創而去即又入黃黎川與官軍接戰爵尾而擊之賊奔渡河多死尋入掠寇家澗及張家塔爲爵瑛所敗邊人禾黍被野一無所躪賊以輕騎殺犯寧夏又爲總兵官王効所破帝大喜進天和左都御史十七年吉囊犯河西天和部署將帥禦卻之進兵部尚書明年賊犯延綏紅山墩官軍

力戰敗之斬獲多又明年六月賊將入犯平虜城守將以報天和冒暑赴花馬池勒將士按伏待之賊戰敗走河上伏兵起賊多入水死者八月吉囊擁衆數萬由延綏定邊營乘虛犯固原縱橫剽掠欲且饜會淫潦弓矢盡膠無鬬志而諸將多畏縮天和乃斬不用命指揮二人而召故總兵周尚文激以忠義令擊賊時陝西總兵官魏時方分兵邀賊賊引旋至黑水苑尚文盡銳擊之戰未决吉囊子號小十王者恃勇率勁騎三十突犯中堅見殪賊遂奪氣斂兵退而寧夏巡撫楊守禮總兵官任傑等復邀擊敗之逐之出

塞諸將斬獲四百四十餘級賊所鹵獲失亡過半論功加天和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千户前後賚銀幣以十數其冬遷南京户部尚書踰年召爲兵部尚書專督團營列上營務十事多允行給事中周怡論天和衰老遂乞休歸家居三年卒贈少保謚莊襄天和長身玉立顧盼儁如少厲節操老而逾峻初爲進士劉瑾奇其貌招之欲與叙宗姓天和不往晚年内召陶仲文以刺迎之且稱戚屬天和返其刺曰誤矣吾中外姻連都無是人仲文恚其罷官有力焉子濚進士刑部郎中

楊守禮字秉節蒲州人正德六年進士除戶部主事嘉靖初累遷湖廣僉事公安賊熊振昂等聚衆流刦石首諸縣守禮若不爲意密分布將士一舉縶其魁餘黨悉平坐事謫敘州通判累遷山東左布政使十二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烏都鵓鴿諸番爲亂與副將何卿討破之因進兵破遮花高黃脊魚三部又破鷙兒刀農雜公諸部降其餘砦番人震讋論功賚銀幣初守禮貶敘州時僉事張文奎銜守禮禮簡倨摭其事挫辱之守禮不能堪棄官去爲巡撫唐鳳儀追留至是文奎遷四川參議恐守禮修郤以先所

據事奏之詔二人俱解職侯勛守禮與朗有大度才器敏達中外推以為能家居未久工部尚書秦金等輒會薦之有詔錄用猶以河南參政十八年復還山東左布政使未上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明年秋虜衆犯固原者為總督劉天和等所敗欲自寧夏出塞守禮與總兵官任傑等邀擊於鐵柱泉敗之斬獲多會天和名還帝難其代廷臣皆言守禮可乃進右都御史總督軍務旋以前破虜功復進兵部尚書明年正月吉囊所部數萬騎自賀蘭山後入犯鎮朔堡總兵官李義等禦却之踰月總兵官楊信等敗其別

部於莊浪二十二年賊屢犯延綏紅崖溝諸處為官軍邀擊並有斬馘三賜璽書銀幣尋上疏乞休時東西寇歲犯邊帝以為憂委任邊臣甚至而守禮顧求去帝怒以為非徇國之義降其俸二級其秋賊三萬騎入自響水堡直抵綏德游擊張鵬禦之引却總兵官吳瑛等追躡及於塞外寧條梁東路參將周文兵亦至夾擊敗之以捷聞而巡按御史殷學言賊入內地五百里諸將擁衆兵不戰請治罪兵部謂延綏遊兵俱調宣大賊方避實擊虛而我能以寡勝衆宜錄其功乃加守禮太子少保餘皆還貫學坐參奏失實

致二秩調外守禮尋以憂去俺荅薄都城廷臣奉詔
舉邊才首以守禮薦詔趣上道已而乞退守禮卒不
行守禮有節操耻書俗態晚見時事爭異遂不復出
縱情山水間以詩酒自娛終其身
陳堯宅字即卿餘姚人少好讀書父欲令從業堯宅
隨父園中仆一樹以悟父父曰惜哉且成材而敗之
詢令任汝所為遂舉正德九年進士除嘉定知縣有
異政徵授御史時坐寧庶人及錢寧江彬詿誤繫獄
者甚衆會暑疫因多瘦死堯宅及給事中許復禮請
覆讞獲釋者二百四十人嘉靖初出按貴州應天府

尹趙文奎先為貴州左布政使其家僮私納土官安萬鈞賄克宅追劾褫其官四川巡撫許廷光被論部議調貴州克宅言不當復居憲職廷光坐免時隴政構亂方議用兵而歲辦物料為公私擾克宅奏止輸十二行者患盤江瘴氣將裂上開道避之還朝道淮揚見饑民載途畫上救荒五策民大獲濟帝將考獻帝偕同官力爭復詣闕哭諫有大僚知帝震怒欲起未克宅直前扼其項曰奈何先去為人望其人愧而止伏闕獄拜杖得釋再按河南按察使張淮者吏部尚書廖紀姻戚也克宅以其不職劾罷之紀不能

出克宅為松潘副使甫之官有指揮為番人所殺乃勒銳卒夜襲其砦焚碉房十餘盡殲之自是番人畏懼咸獻馬乞降將吏乾沒軍餉悉繩以法部內稟然遷河南按察使歷湖廣左右布政使綜核庶務必周屬邑輸課令自操衡吏胥斂手而已十三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都勻苗酋王阿向者世據凱口囤屢不靖後率衆攻掠平浪招之不服克宅調兵三萬攻之賊堅守三月不克乃分兵先破其黨凱酋諸囤招降寨砦四十九賊勢遂孤宣慰安萬銓乘夜雷雨率斯部以懸梯鉤繩魚貫登山絕頂發弩石下擊賊總

兵官楊仁亦督諸將仰攻萬銓兵馳下開囤門遂斬阿向及其黨二百五十級俘獲三百六十人招降舞是諸洞悉平論功進秩有差克宅旋移撫蘇松諸府既行而阿向黨復叛阿向之先與土官王仲武為世讐阿向既平用副使林茂竹議遂諸苗以其地隸都勻府募軍民佃種仲武因諸苗失業陰遣招復旋科索之諸苗怨望私推阿向餘孽王聰王佑等為主謀復故地佑等遂糾衆苗攻陷凱口據之驅逐耕夫大肆殺掠巡撫汪珊檄茂竹及副使陳則清參將李宗佑等進討賊夜乘雨襲破官軍宗佑被圍援不至與

指揮陳佐周鐘等俱爲賊所執仲武及潛與叛苗通仁聞敗坐制會城不肯出兵廵按御史楊春芳遣使撫諭賊質宗佑敘永使歸還故地春芳以聞乃奪仁職罷克宅侯勘茂竹等論罪有差仲武亦下吏未幾珊進兵討賊賊授首推功克宅會克宅已卒乃賜恤典任一子官克宅操行清白當官有器局聲色名利一無所嗜子有年自有傳

歐陽鐸字崇道泰和人登正德三年進士授行人上書極論時政不報尋使蜀府王奇其貌厚遺之辭不受歷工部郎中以便養乞南改南京兵部爲尚書喬

守所重每引與議論鄉達而夜出爲延平知府下令禁停葬喪家不得置酒娛賓毀淫祠數十百所以其材葺學宮建先賢祠其俗寖變司禮太監蕭敬者郡人也家屬暴横多殖市民田而遺其賦列肆侵官道埊不得張蓋驛歸其賦於蕭氏盡毀廬之當道者已又廉得其家奴殺人立置之辟敬大恚欲假他事逮之吏部尚書陸完聞以驛堪治劇調守福州驛曰彼謂福州有鎮守中貴將藉手弃我也遂上疏引疾部議不許趣赴任既至則裁其横需且半丁祭須胙相沿益市羊豕以全烝饋中貴餉其客皆遍驛止以祭

牲分饋饋文不及客中貴尚春怒使隷委內府庭而
去鐸笑顧諸生趣分內詣謝春益怒一日攘臂肆詈
且出僣詩語鐸拱手白於非臣子哉而爲是言得無
不可也因趨出已而人傳言鐸將發諸門客奸利錄
其私橐客大懼交訛春釋憾春因布按諸司以謝事
遂解會議里役鐸以福州多貴人貴人家又多產諸
得與民分役諸貴人家聞則大譁巡按御史汪珊獨
是鐸力持之卒如鐸議嘉靖三年舉治卓異擢廣東
提學副使累還南京光祿卿奏華太官珍羞諸署積
弊六事歷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鐸以蘇松賦

最重田不甚相懸而下者畝僅五升上者至二十倍以故奸弊益滋乃精思曲算令賦最重者爲減耗米派輕齎陰以輕之最輕者爲徵本色增耗米陰重之由是版籍不更而賦無偏畸諸州縣坍荒田四千四百餘頃爲賦十一萬五千餘石勒民賠納有年矣至是以清出漏賦萬石及他奇羨補之其議條從令民歲出錢僱募毋得仍十年舊又裁省郵置濫費凡數十百條民省稱便章聖梓宮祔顯陵道經所部扈從使者銜驛無所遺比還歷敘所經巡撫勞咸受賞獨言驛不戢下致讙譁奪俸三月時驛已還南京兵部

侍郎而帝先所遣緹卒隨行者悉以鐸治狀聞帝乃
心器之十九年吏部右侍郎缺遂以命鐸鐸行不挈
妻子曰吾安敢家此官者明年九廟災大臣俱自陳
鐸疏言未老而衰請休致帝惡之遂如其請鐸有文
學內行修潔仕雖通顯家具蕭然卒贈工部尚書謚
恭簡

王儀字克敬文安人嘉靖二年進士除靈璧知縣歲
大祲抵官未及視事輒發廩賑貸奸民有窖盜者儀
貫其罪令諸盜出入則報之立捕而火其家自是盜
絶以能調嘉定漕卒兌運民粟增耗十之三儀禁之

卒悍儀竟不敢肆豪家多逋賦而奸民善飛洒儀肩懲其弊徵拜御史京師民規免役託勳戚世家及宦官隱庇者常十九小民益不堪儀請有官者量等級優免民户則酌丁產定為數則使應公家之徭報可巡按陝西秦府人多豪奪民產儀悉還之民延綏大饑朝命陝西布政使胡忠為巡撫儀言忠非濟變才遂罷職尋巡撫蕭淮居官多乖迕儀追劾之言不可使生享榮華死逃國憲遂奪官已巡按河南趙府輔國將軍祐様數殺人寘私獄招納四方亾命積數公私財為邊近患積十餘年人莫敢發儀備巡撫吳

山奏之奪爵禁錮當是時蘇州賦重民藉滑亂不可
詰吏部侍郎顧昀臣欲得良吏治其郡特薦儀遂
以為蘇州知府甫三月而祐[木京]潛入都奏所犯已經
赦由儀受前御史胡效才囑復据摭誣劾而都御史
毛伯溫前巡按河南時憾臣遂實臣罪且臣嘗建醮
祈皇嗣為知府王天民訕笑請并按問帝心知祐[木京]
罔有罪而悅其建醮語為遣使覆按群儀伯溫任下
天民獄已使者還奏儀所劾不誣革祐[木京]罪在赦前
宜輕坐帝終憐祐[木京]愛己竟復其爵除儀名伯溫山
天民皆得罪終嘉靖世多以誹謗齋醮獲重禍由祐

椋許奏始儀之初去薊州也父老數百人走闕下乞留帝不許十四年言官奉詔舉遺佚乃起知撫州薊州民聞之復相率走闕下乞還儀至再皆不報歸而愬於巡撫侯位位以聞帝乃許之至則嘆曰薊賦當天下什二而田額涸無可考何以定賦賦不均不可以救民吾誠不能一日安其位乃日夜深計由算畢僚屬巡行阡陌履畝丈之別其高下肥瘠使縣各為籍吏或有所欺隱恒懲其以警餘人畏其精敏相戒不敢為奸由是以八事定田賦以三條核稅課徭役雜辦無所不均令下初若煩碎後乃人人稱便至百

餘年不能易治為知府第一進浙江副使飭蘇松常鎮四府兵備崇明盜秦璠王艮等為亂儀從操江右副都御史王學夔大舉舟師討之敗績賊益張遣人揭榜南京自稱靖江王事聞學夔儀坐停俸戴罪儀乃與總兵官湯慶合擊賊慶將戰儀登高望曰徐之利未可趨也令舟師與遇遇皆佯北賊易之儀曰可矣夜半擊楫進縱長矛火箭賊倉皇竄江中盡殪錄功進秩一等遷山西右叅政分守冀寧寇突抵清源城下儀令洞開城門寇疑有伏引去乃按行所部築城郭練卒伍積糗糧自是榆次平定之間皆有城矣

二十一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大修邊備嘗如
敵至者越二年寇入掠龍門總兵官郤永等禦之斬
獲多進儀右副都御史尋以繕築邊垣賚銀幣其秋
寇大舉犯萬全右衛毀墻入遂踰順聖川掠懷來攻
浮圖峪游騎直犯完唐二縣京師戒嚴帝數下詔責
儀令戴罪自劾寇既退以誤報首功奪俸二級明年
考察拾遺調用一官已劾上失事罪用秩如初久之
除肅州兵備副使哈密遺種居内地者歲久滋蔓多
不靖儀與巡撫楊博協謀徙之境外邊害遂息稍遷
右參政二十九年復拜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未行

會俺答犯京師詔儀馳鎮通州儀乘城守禦見有戎服掠民間者則仇鸞部卒也命捕而笞之荷校市門外鸞大怒訴於帝會御史事侍亦言儀不當虐大同軍遂逮儀訊治斥為民儀為人淵達警敏有大略遇事敢發無所避以廉明峭直見嫉然亦以是重於時家居九年卒隆慶初子緘訟冤詔復官賜䘏如制緘舉進士積官按察使分巡遼陽以知兵名學夔安福人正德九年進士以吏部主事諫南巡跪闕下受杖嘉靖初上疏言謹始之道已奏請裁抑戚畹又申救言官多報聞歷考功文選郎中廉靜端謹為時所稱晉

撫治鄖陽昂山有偽稱皇子者所在煽惑諸司議用兵學夔曰無庸妄豎子耳密捕致之辟赦脅從余問累遷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隆慶萬曆間存問者再年九十四卒贈太子少保弟學益亦仕至南京工部尚書以阿嚴嵩為清議所譏

趙時春字景仁平凉人幼與群兒嬉輒列旗幟部勒如兵法年十四舉於鄉踰四年為嘉靖五年會試第一既成進士選庶吉士名籍甚時張璁桂萼新得志積惡諸翰林輕己乃悉散所選庶吉士於他曹時春得戶部主事尋轉兵部九年七月上疏曰邇者災警

頻仍陛下降詔求言已涉旬月然而大小臣工類以浮詞而謗者何也蓋自往年靈寶縣官言河清受賞繼而都御史汪鋐進甘露矣今則副都御史徐讚訓導范仲斌進瑞麥矣指揮張楫進嘉禾矣鋐及御史楊東又進鹽華矣禮部尚書李時再請表賀矣仲斌等不足道鋐讚等身司風紀時職典三禮顧乃罔上要君褒風傷政此小臣所以撫胸流涕弗能自已也不嚴加禁遏恐諛佞成俗正氣日銷大非國家之福奏入帝責其妄言且云時春既為此奏必有讜言善策其具列以聞時春惶恐引咎未對帝怒趣之於是

時春上言當今之務最大者有四最急者有三最大者一崇治本君之喜怒乃賞罰自出理亂所由微也勿以逆心之事為可怒則賞罰大公而天下治一信號令號令者聖人所以鼓舞萬民者也毋信一人之言必參諸公論毋役一時之近必稽之永遠苟利十而害一則利不必與功百而費半則功不必舉如是而天下享安靜之福矣一廣延訪宜倣古人輪對之制及我朝宣召之規使大臣諫臺侍從各得敷納殿陛之間而諸司群吏則以其職事召問之一勵廉恥大臣宜待之以禮取其大節畧其小過臺諫宜待之以

信言是者用之非者宜寬容之庶臣工自愛而不敢
不勵其最急者曰惜人才凡得罪諸臣其才不當棄
其過或可原霈然發命召還故秩且因南郊禮成除
謫戍之罪與之更始曰固邊圉敗軍之律宜嚴臨陣
而退者裨將得以戮士卒大將得以戮裨將總制官
得以戮大將則人心震悚而所向用命曰正治教請
復古冠婚喪祭之禮絕醮祭禱祀之術凡佛老之徒
有假引符籙依托經讖幻化黃白飛昇遐景以冒寵
祿者即賜遣斥則正道修明而民志定帝覽之益怒
遂下詔獄掠治黜為民十八年遷東宮官屬起翰林

院編修兼司經局校書明年冬帝有疾時春與羅洪
先唐順之疏請東宮御殿受百官正旦朝賀帝大怒
復黜為民久之京師被寇朝議方急武事以時春知
兵起兵部主事贊理京營務統民兵訓練大將軍仇
鸞方倡馬市時春憤曰此亡宋秦檜續耳身為大將
而劾市儈可乎由是忤鸞為所搆幾重得罪踰年遷
山東僉事進副使三十二年擢僉都御史巡撫山西
時春慷慨負奇氣善騎射頗習韜鈐嘗慨賊寇縱橫
將帥縮朒不任戰或方持杯酒相歡笑有語及邊事者
輒投袂起數謂人曰使吾得備裨將領邊卒伍千挾

弓矢間以長槍巨斧馳劈塞上即俺答丘福不足乎也嘗作禦寇論論戰守甚悉既秉節鉞益思以武功自奮其年九月寇入神池利民諸堡時春親率馬步軍往禦之至廣武諸將畢會諜報寇騎二千餘去此兩舍疾掩之可盡得時春擐甲欲馳大將李淶固止之時春大言曰賊知吾來必遁緩追即不及遂東馬而前及於大虫嶺伏兵四起遂敗績時春倉皇援一墩有守卒縋之上乃得免淶軍竟覆言者謂時春玩寇無謀以兵予敵遂解官聽調時春素善談兵至是一戰而敗然當是時將帥率避賊不擊爲督撫者但

安居堅城遥領軍事而已無躬親搏兇者惟時春敢與之角功雖不就天下皆壯其氣時春讀書善强記文章豪肆與唐順之王慎中齊名詩尤伉浪自喜類其為人

石簡字廣伯寧海人嘉靖二年進士授餘干知縣擢南京兵部主事歷知高州安慶二府安慶地當衝要民苦供億簡力節損歲省費四萬遂為定式民立祠祀焉遷雲南副使有指揮犯罪以重賄投簡簡立罪之徵賄於官三遷貴州右布政使五溪諸蠻四出刦掠官軍勦之弗克撫按以簡有威望檄使招撫簡單

騎叩賊壘諭以禍福遂納款適疾歸用薦起山東左布政使二十九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沅江土舍那鑑殺知府那憲據地以叛明年春簡與黔國公沐朝弼分兵為五各以監司監之進破賊末龍砦招甘莊賊降之鑑勢漸蹙遣經歷張維等詣僉事王養浩乞降時布政使徐樾以給餉在養浩所信之親往受降養浩等皆言賊叵信樾不聽率百人至城下鑑不出樾方責詰鑑縱象馬衝之樾及左右皆死簡憤甚期必滅賊五月朔令南岌軍渡江攻城而遷路通甘莊二軍精卒佐之鑑偵知二軍少潛遣兵象衝路

通軍出不意倉卒燒營道監督叅政卿維微走甘莊軍副使李維等見之亦潰惟餘養浩督南美一旅通城而軍而武定廣南寧州諸土帥疾鑑弒主誓死不退鼓譟攻城賊兵出戰大敗官軍遂圍之鑑乞降簡等不許城中撤屋以爨人多餓死會瘴毒大起乃還軍期秋來再舉而簡已坐擬事褫職矣初李維不欲分兵簡檄至則怒詈其使簡憾之謂維受那鑑金沮敗師徒巡按御史趙炯然奏之故維得罪重於他人或頗議簡然功垂成而官罷世亦多為簡惜者簡素以清節顯仕宦三十年家無長物嘗營一室不能落

成世宗亦知其廉題於壁曰天下清官王訪石簡卒之日無以具殮同時項城妻至德字存仁正德十二年進士為趙州知州嘉靖初歷戶部郎中出理甘肅軍餉有奇羨輒舍以寬民遷杭州知府屬縣海寧濱海多水患至德躬親相度為築石塘水患以息入覲僅携一吏囊無尺帛遷福建鹽運使為御史包節所知嘗登武夷指九曲泉謂諸監司曰此水之清如妻還使矣改浙江叅政進右布政使酌定賦役為書十卷曰兩浙賦役成規民大便之累遷太常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未上卒

論曰督撫節鉞之寄資兼文武匪異人任矣而綏靖邊圉又必先之以廉絜此其所以尤難也於嘉靖之世得若干人其大者勳著旂常次亦功存民社莫不夙厲丰稜矜飭名節庶幾所謂克舉其職者然猶轉側矛讒訾之口遭迴於廊廟之間作起作踣僅而得濟士大夫欲伸其志力以就功名夫豈易易也哉